

柳残阳武侠小说比较作品集

铁血侠情传

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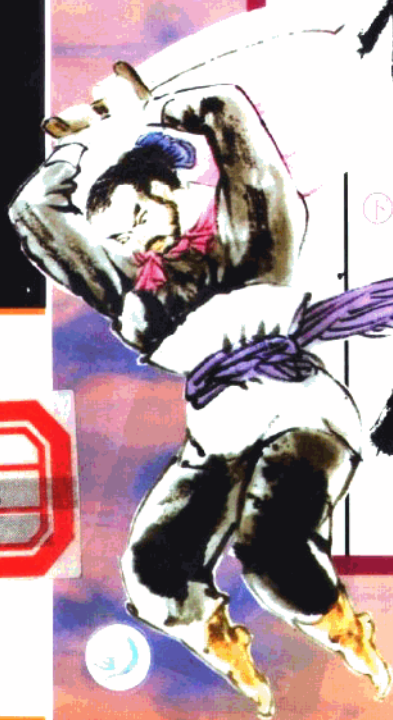
47.58
2

文艺
出版社

柳残阳武侠小说比较作品集

铁血侠情传

●主编 江上鸥



柳残阳武侠比较作品集

主编：江上鸥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柳残阳武侠比较作品集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铁血侠情传

作 者：(台湾)柳残阳

责任编辑：田迎春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丹阳市教育印刷厂（邮政编码：212300）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3 插页 4

字数：500,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886-6/I·849

定 价：28.00 元（上下两册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下 集

十五

这些日子来，敖楚戈显得有些消瘦了，也许是对生命的终极目的感到意兴阑珊，也许是对周遭的环境觉得厌倦萧索，也许是，忘不了李映霞留在心田上的那一抹倩影吧？

总之，他每每在无形中将自己禁束于沉默，禁束于只属于他个人的梦之境里，他多了很多冥思的时间，而又经常在醒悟之后却不知道自己方才那一阵子是在想些什么？那样的空茫，那样的迷蒙，又那样的隐约，似真似幻。

酒，便成了他身边的良伴。

心情烦得不知所已的辰光，他不是没有体验过，这种“烦”，便是由落寞、孤单、哀怅、苦闷，加杂着某一项无可奈何的憾事组合的，他知道如何去克服这段过渡时期的烦躁——拖日子，杀时间，再来点儿酒，够了。

治疗苦闷的唯一方法，只有淡忘苦闷。

时光的延续，便是淡忘的良药。

这是一幢筑在山脚的小茅屋，他临时的“行宫”，向一个老樵子租赁下来的。

萍踪无定，天涯浪迹的岁月，几乎写满了敖楚戈自懂事以来的人生，他飘忽惯了，他移动惯了，世上的每一个角落，对他来说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这里和那里，都是一样的泥土，也都是——一样圆颅方趾的人，若硬要说有什么分别，大概就是泥土有香臭，人与人有善恶，有亲疏吧？

茅舍不大，但还干净敞亮，他住在这里，已有一个多月。

一个多月前，他是从“顺安府”来到这里的，看着此地山明水秀，便感到自己意志上的疲乏，精神上的空洞，于是，他住了下来。

他觉得很累，也很孤单，从“顺安府”来，是因为他在“顺安府”参加了一个葬礼，那里逝去的人，是他在世间最后一个有着骨肉渊源的人。

那是他的长辈，年龄够老了，死亡对他的年龄来说，已不算是一种苛待，毋宁是一种解脱，但是，敖楚戈的感受却不一样，他不喜欢他这位亲人逝去，因为敖楚戈爱他，敬他，也因为他一向以更多的慈祥来关注敖楚戈，他们有嫡亲的血缘，阴阳骤隔，总是不如同时在一个地方的好。

所以，敖楚戈有了怀疑——人的生命终极到底为了什么？只是死亡、入土？留给活着的人深沉的悲戚？

当然人生于世，有许多堂皇的道理来激励“有为”，不过，“有为”也罢、“无为”亦罢，生命的火焰一旦熄灭，却不免叫仍在继续活着的人感到空幻——做了许多，或一点不做，到末了，不也是相同的结局？

黄昏的光景。

而黄昏一贯凄清又哀凉，色调怆然。

敖楚戈坐在门前的一把破竹椅上，大酒囊斜置脚边，他刚抹去唇角的一抹酒渍。

凝视黄昏，黄昏的韵致绚烂却寂静。

马蹄声便在这时传来，“得得”、“得得”，悠扬单调，但却清脆，回荡于黄昏的绚烂与寂静里。

只有一人一骑，方向正是朝着这边的茅屋，那位骑士似乎

相当安闲。

附近有山有水，而山青水绿，妩媚灵奇兼而有之，倒是值得一看。

敖楚戈没有往蹄声传来的方向稍作注意，他唯一的反应，只有提起脚边的大酒囊，对着囊嘴又灌了一大口酒。

蹄声近了，就在茅屋旁边丈许处的那口浅井边停了下来。

敖楚戈仿若未觉，只又凝视黄昏，又灌下一大口酒。

半晌。

一个低沉微带沙哑的腔调浓浓逼了过来：“楚戈，别来无恙？”

有些怔忡，敖楚戈缓缓转过头去，眯起双眼，仔细端详那马背上的骑士。

看样子那人约莫是个中等个头，四十上下的年纪，圆圆的面孔，肤色黧黑，颌留短髭，脸上修整得异常光洁，一双眼睛却精芒闪闪，颇有威仪。

叹了口气，敖楚戈咧开嘴道：“真是稀客，萧铮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马上骑士——萧铮沉稳的一笑：“费了许多心血，但是，以你这样大的名头来说，要找到你也并非什么太难的事。半个月前，你到‘白杨寨’去喝酒并买了一大批粮食，就有人认出你来了；楚戈，由于你办了这样多的货，我们知道你必然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日子，所以，我们虽然迟了半个月才在‘白杨寨’打听到你的消息，但却并不算太晚。”

点点头，敖楚戈道：“是不算太晚，纵然你再过半个月才来，仍可以在此地找到我……”

突然，他疑惑地道：“如果我没有听错，刚才你是说的‘我

们’？”

萧铮平静地道：“不错，我们。”

敖楚戈道：“还有谁？”

这一次，轮到萧铮叹了口气了：“莫非你就真个这么健忘？还是你绝情绝义到连老朋友全不屑一顾了？楚戈，你会记不起他们四个来？”

吃吃一笑，敖楚戈拍拍自己脑门：“我想，你是说‘云山一鹤’章淦、‘虎头’武海清、‘小修罗’白羽、‘花和尚’良全他们四位？”

萧铮的声音有点生硬：“亏你尚能记得，真不容易。”

敖楚戈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老朋友哪，怎会忘怀？萧铮，我们可是七八年没见过了呢？时光过得可真叫快哪……”

萧铮冷冷地道：“正确的时间是八年三个月又十二天。”

敖楚戈笑道：“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，可见你们各位是多么思念着我……”

萧铮睁大了眼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更可以说是刻骨铭心，无时或忘——楚戈，我们盼望找着你的这一天，业已盼望得眼都要穿了！”

放下酒囊，敖楚戈扮出一副颇受感动的模样：“故人情谊，最是醇厚悠长，想不到你们几位竟然如此怀念于我，我却一直天涯飘泊，四海浪迹，未能早日得见诸君，诚属一憾；如果我晓得你们对我这般思忆，千山万水，也必往相会……”

萧铮重重地道：“只怕你心口不一吧？”

敖楚戈忙道：“千真万确，萧铮，老友，皇天后土，可鉴此心！”

萧铮突然厉声道：“敖楚戈，你还有心么？”

凝视着对方，敖楚戈一派茫然之状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神色凛烈的策骑接近，萧铮愤怒地道：“你干下的好事，莫非就忘得一干二净了？敖楚戈，你肚里雪亮！”

敖楚戈不愠不火，微笑道：“我干下什么‘好事’来着？老友，我肚中可正是一团迷惘！”

萧铮激动地道：“不要装糊涂，敖楚戈，我们当年都是窝在一起的好朋友，是连成一心，结成一体，如手如足的老搭档，但是，你居然做出那种不仁不义，卖友自利的罪行来，你简直狡猾阴险，恶毒到了极处！”

敖楚戈搔搔头，道：“慢点，老友，我还不明白……”

萧铮咬着牙道：“你还会不明白？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此中的来龙去脉；混来瞰去，就是把我们哥五个整得凄惨，弄得流落异乡，有家难归，吃尽了苦头，受够了惊忧，尝足了飘零流落之痛……”

敖楚戈脸色一怔，慎重地道：“萧铮，你指的可是八年有前‘宝利当铺’的那档子事？”

萧铮恶狠狠地道：“不是那件事，还会有哪一件事？”

似在回忆着什么；敖楚戈悠悠地道：“如果是那档子事，老友，我没有错。”

顿时青筋暴起，萧铮涨红着脸厉烈地道：“‘宝利当铺’为富不仁，作恶多端，平日压榨贫苦，欺瞒善良，又放印子钱，又暗设赌档诈骗老民，举凡造假作伪，剥削勒索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平日强取豪夺，鱼肉乡里，不知霸占了多少人的财产，侵食了多少人的血汗，更坑害了多少人的性命……”

敖楚戈颌首道：“这些不必你说，我也清楚得很！”

萧铮气涌如山地道：“当时我们六个人为了给‘宝利当铺’

一次教训，一个警告，是不是共同商议好前去劫他一遭，并重重整治‘宝利当铺’的东家郑万有？”

笑了，敖楚戈道：“不错，记得动手前的那天夜里，‘花和尚’唐全还灌多了老酒，疯疯癫癫的几乎搞出了纰漏，却叫白羽拿一桶冷水把他淋清醒了……”

萧铮大声道：“休来扯这些闲篇——敖楚戈，我们在动手洗劫‘宝利当铺’之前，是否也都知道‘宝利当铺’的东家郑万有是两江大豪‘铁翼飞虹’樊五洲的丈人？也是‘桂城’都督侯议的二舅父？”

敖楚戈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但并未吓住我们，是不是？”

萧铮激昂地道：“那天晚上的行动一直非常顺利，直到你私下放走了郑万有的二姨太与那个小杂种——你并没有告诉我们，也不征求我们的同意，就自作主张放走了他们，你独断专行，目中无人！”

敖楚戈冷冷地道：“我所做的我并不认为有错，那时我是这么想，换成今天，如果遭遇到相同的情况，我也一样会如法泡制；萧铮，我们夜劫‘宝利当铺’，打的是劫富济贫，惩奸扶弱的幌子，但实际上，你们几个人的行为如何？一入‘当利当铺’的库房，便个个红了眼，迷了心，大把大把的搜集珍奇珠宝，一袋一袋的装塞金银翠玉，贪婪忘形，丑态毕露；这且不说，竟然胡乱伤人，不论首从，一概刀斩刃砍，甚至连郑万有的那个唯一宝贝儿子也要砍掉，想想看，那只是一个七八岁的稚童，这样小的孩子他懂得什么？他父亲的罪行与他又何干？老子的不是怎能祸延儿子？况且只是这么一个小不点的孩子？”

萧铮切齿道：“但你说过由你来处置那个女人及那孽种！”

敖楚戈昂然道：“是的，我说过，因为我不得不说，你们眼

看着便要将那女人及孩子砍掉，我为了不忍伤害她母子，便只有这样表示——我要下她们又放了她们，但我并没有隐瞒，我放走她母子后曾回头向你们解释过！”

萧铮咆哮起来：“你误了大事，谁还听你的狗屁解释！”

笑笑，敖楚戈轻轻遥点对方的鼻端，道：“当年的那天晚上，你们便是这种反应，疯狂叫嚣，无理取闹，更群起与我争吵，我一怒之下便自行离开了，你们该看得清清楚楚，我离开的时候两手连一丁点儿东西也没带，要发财，我全留给你们去发！”

怒极反笑，萧铮闷着气道：“把财留给我们去发？真是见你的鬼！敖楚戈，就在你走之后不到半个时辰光景，‘铁翼飞虹’樊五洲便率领他的大批好手，更加上近千官兵赶到，将‘宝利当铺’团团包围，圈了个水泄不通！”

敖楚戈道：“事后我听人说过这些情形……”

萧铮几乎是在呻吟：“天，你的样子多么轻松？火把灯笼照耀得半个城街宛如白昼，刀枪如林，寒光似雪；樊五洲与他的二三十名得力手下，近千官兵，潮水般往内卷扑，杀声几能震聋人耳，面对面都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，我们五个人竭力抵挡，拼命冲突，浴血苦战到天亮，方才九死一生地脱出重围，但是，五个人却没有一个是完整的，通统挂了彩，章淦还丢了一条右臂成为残废，我至今仍然内伤未曾痊愈断根，敖楚戈，这都是你的赐予啊……”

沉默了片刻，敖楚戈才道：“你们以为是我去通知樊五洲与侯议的？你们以为是我出卖了你们？”

萧铮圆睁双眼，吼道：“这要问你！”

敖楚戈淡淡地道：“不是我。”

萧铮厉声道：“真不是你？”

忽然冷冷笑了，敖楚戈道：“用不着在那里瞎叱喝，老朋友，你也晓得不是我！”

面孔扭曲了一下，萧铮的神色蒙了一层阴郁，他透了口气，颓然道：“是的，我们知道不是你；你绝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，你没有如此做的动机和目的，敖楚戈令我们痛恨，但他却不是白痴，亦非小人……”

敖楚戈露齿笑道：“不过，这却不至于令各位对我如此‘痛恨’吧？我认为，这只是好朋友之间一点意见上的争执，观念上的冲突而已，何来‘痛恨’这样的严重反应？”

萧铮不禁又愤怒起来：“虽不由你直接出卖我们，但也是等于你间接把我们坑了！”

敖楚戈皱眉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萧铮恶劣地咆哮：“打我们一潜入‘宝利当铺’，前面六扇相连的店面通关闭，三十二名伙计不是被杀就是被捆，后头四进内宅大小一十七口男女老幼，也一样的情形，铺子里有多少人我们早已刺探清楚，根本不可能有人逃出去通风报信，但樊五洲的手下与侯议的官军竟能围抄上来，你道是谁走漏的消息？”

心里有数，敖楚戈却明知故问：“谁？”

萧铮大吼：“就是郑万有的那个二姨太同她的小孽种——也就是被你私下放走的一大一小两个祸害！”

“哦”了一声，敖楚戈道：“原来是她母子去通报消息？不过，这也难怪！人之常情嘛。”

萧铮火辣地吼道：“你说得倒是轻松，敖楚戈，我问你，我们五个人当时付出的血汗，所遭受到的损失，几近八年的漂泊

流浪，章淦的一条手臂，我的内伤……这些笔帐，却是找谁去算！”

慢慢的，敖楚戈道：“你们认为该找谁去算？”

萧铮一指敖楚戈：“你！”

舔舔唇，敖楚戈道：“我？”

萧铮暴烈地道：“你，是你放走了那贱妇和孽种，她母子才有机会去通风报信，我们才会身陷重围，险死还生；是你令我们受伤挂彩，是因你的失着才叫樊五洲与侯议广邀人马，傲睨天下，四处追杀我们，逼得我们远走异域，飘零四海，几近八年，久不敢返回中土！你说，这一笔一笔的帐，不找你算又找谁算？”

敖楚戈安详地道：“怎么你们现在就敢回来了？”

萧铮恶狠狠地道：“郑万有死了，樊五洲也死了，侯议告官退隐了，没有人再迫我们，莫非还不该让我们回来找你？”

敖楚戈笑道：“列位的信息倒颇灵通——其实，郑万有当时被白羽废掉了四肢，也活不了多久，樊五洲正当壮年，他的突逝，却是令人意外；但你们既然没人再追再逼，业已事过境迁，又何苦回头来找自己老朋友的麻烦？”

萧铮狠狠地道：“仇刻骨，恨铭心，不能不洗仇雪恨！郑万有、樊五洲已死，侯议已告官回里，已找不到他们头上，但却不可轻恕你这始作俑者；敖楚戈，这些年来，不知道是樊五洲不晓得你也会参与其事，抑是他对你放过那贱妇和孽种的行为感恩图报，他却一直没找过你，你也过得逍遥自在，可是，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凄惨，又有谁会明白？”

敖楚戈道：“说句老实话，樊五洲就算找到我头上，我也不含含糊糊，更不会学你们的样子逃之夭夭，龟缩不出，大不了是

个肉拼肉，有什么稀罕？”

红脸涨成酱紫色，萧铮气愤地道：“当时我们都受了伤，我同章淦又衰弱得不能行动，而樊五洲人多势大，又请了若干好手相助，再加上官方的力量，我们不躲却如何对抗？更坦白地说，我们五个的功力任是谁也比不上你……”

敖楚戈道：“但你们五个加起来却比我强！”

萧铮咬牙道：“五个人不同一个人那样得心应手，上下一致——总之，当年的情况逼得我们无法可施，除了暂避一时，别无他策……”

敖楚戈气定神闲地道：“另外，还有个骨气与胆识的问题，不消说，列位在这上面，却也不甚及我……”

冷笑一声，萧铮道：“敖楚戈，你这是暗示我，抑是警告我？你以为就这样简单便把我们吓退？就将我们找你算帐的主意打消了？你也未免想得太容易啦！不管你是什么三头六臂，大罗金刚，我们必要与你一结旧欠，让你遭到报应！”

微喟一声，敖楚戈道：“这件事，老友，可是你们五位一体的意思？”

萧铮强硬地道：“是我们五个人的意思！”

敖楚戈低沉地道：“你们就不看在老朋友的份上，老交情的面子上？”

萧铮大声道：“从‘宝利当铺’那天晚上开始，我们已与你恩断义绝，形同陌路——你已不顾交情，我们就更无须考虑！”

摇摇头，敖楚戈道：“你们是误会了……”

萧铮断然道：“没有误会，我们比谁都更清楚应该怎么做！”

吁了口气，敖楚戈道：“老友，不再斟酌一下？”

萧铮斩钉截铁地道：“不必斟酌，也没有任何商榷余地！”

敖楚戈拿起酒囊来大口灌酒，“咕噜咕噜”的吞咽声在他仰起脖颈喉核颤动里就宛似无底洞中的回响，大酒囊中的酒，叫他一口气便喝掉了小半，放下酒囊，他伸出舌尖来润沾嘴唇，似是在品回酒味，却没有开口说话。

忍不住了，萧铮怒冲冲地道：“敖楚戈，你不用做出这副蛮不在乎的熊样子来，我只怕你再也逍遥不了几时了，我对你还略留颜面，其他的人却绝不会给你半点包涵！”

敖楚戈目光投注向西方的那一片幻影中，他轻轻地道：“萧铮，好友反目，原是天地间最令人痛心的不幸之一，难道说，你们就毫不珍惜我们彼此以往的一段情谊？非要搞得血雨腥风，一片愁云惨雾不可？”

萧铮粗暴地道：“少啰嗦，我已告诉过你，自洗劫‘宝利当铺’那一晚起，我们与你即已恩断义绝，形同陌路，什么故情，什么旧谊，完全付诸流水，幻做烟云！”

敖楚戈犹在忍让：“萧铮，做人做事，总要占住一个‘理’字才好发狠施威，‘宝利当铺’的那桩过节，我并没有错，我不让你们残杀妇孺，滥屠无辜，这不只是为了我个人的一片侧隐之心，又何尝不是在替你们修德积福？”

萧铮大吼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你是在挖坑叫我们跳，你是杀人不用刀！”

敖楚戈极其缓慢地道：“列位可也曾周详考虑过，像你们这样蛮不讲理的硬要向我报复，其后果的严重性？”

萧铮嘆目道：“只求洗雪此恨，一切后果在所不计！”

僵默片歇，敖楚戈冷清地道：“萧铮，这可是你说的话！”

萧铮强横地道：“也是我们哥五个共同要说的话！”

在那张破竹椅中转动了一下身体，于是，结构松散的竹椅便“咯吱咯吱”响了起来，敖楚戈只是换了一个坐姿，鞍上的萧铮已突然往后缩闪，右手也伸向了腰后，模样好不紧张！

摆摆手，敖楚戈闲散地道：“干什么这样大惊小怪？伙计，挪挪身子而已，莫非你还以为我会抽冷子暗算你？”

微现窘态的收回伸向腰手的手，萧铮却有些恼羞成怒地道：“像你这种人，谁也不敢说你会在什么时间做出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来；而且，你也不要以为我含糊你！”

笑笑，敖楚戈道：“老萧，你还是老性子不改，又是倔，又是好面子；我劝你那只尊手还是小心点别乱朝后摸，我晓得你这位‘抛拐子’的毛病，而我也相当敏感，你知道，有时候我的反应也是只凭直觉，不经大脑的，万一——该多遗憾？”

萧铮火暴地道：“你吓不住我！”

敖楚戈道：“我也不是要吓你，我只是向你解释轻举妄动的厉害，我一直很平和，是么？萧铮，像这里现在的情况，未免带着二分浓厚的剑拔弩张的味道，可以说尖锐得一触即发，若欲叫其不发，就完全依靠彼此的容忍及稳重，稍一不慎，即足以造成不幸，我不愿造成不幸，相信你也不愿，对不对？”

萧铮厉烈地道：“今天我来，就是为了造成不幸来的！”

敖楚戈和霭地道：“或许是，但并非由你个人来执行我的‘不幸’，嗯？因为只靠你个人的力量，恐怕不足以造成我的‘不幸’，却更易酿成你自己的‘不幸’，据我想，你来的目地，不在于向我施暴，而在于传达某一项信息吧？”

唇角抽搐了几次，萧铮终于迸出了一句话：“你有个应该挖出来喂狗的脑筋！”

耸耸肩，敖楚戈道：“说吧，你们欲待如何报复我？你又是

带来什么样的信息？”

咽了唾沫，萧铮道：“好，你听着……”

伸手奉上酒囊，敖楚戈温柔地道：“可要先来上一口润润喉？”

眼馋馋地望了那只酒囊一眼，萧铮却强行制止自己也想来上一口的欲念，他昂起头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之状：“我不喝仇人的酒！”

收回酒囊，敖楚戈道：“别说得这么难听，老萧，我们之间，便有争执，却也谈不上是‘仇人’呀……”

萧铮硬着声音道：“休想来软化我！敖楚戈，你听着，有个地方，有一颗名字叫做‘幻星’的蓝焰宝石，你要负责替我们去取，这一项，是赔偿我们当年在‘宝利当铺’徒劳无功的损失，等你把‘幻星’交给我们之后，再自断一臂一脚，算是补偿我们肉体上所遭受到的折磨，然后，你必须远离中土，永远不准回来，我们五个人八年的飘泊流落之苦，也叫你亲身再去体验一遍！”

默然片晌，敖楚戈道：“就这么些？”

微微一怔，萧铮怒道：“你嫌这样做对你太仁慈了，是吗？不错，的确太仁慈了些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表示我们有良心，有感情，还看着过去那一段其实不值半文的旧谊，我们没有要你的性命，若以你的罪行来说，寸砾磔迟皆不为过！”

敖楚戈表情古怪地道：“你们逼我去抢人，又把我弄成残废，再迫我离乡背井，永世不能落叶归根，这样的做法，还能称为‘仁慈’？比宰了我更要令我难受！”

萧铮吼道：“至少你还留着性命，你还活着，不杀你已是最大的恩典，敖楚戈，你不要香臭不分，你以为我们就没法子裂